

## 南北政教縱橫談

政教分離只是近代人的口號，並不是事實，也不可能付之實施。當然，我們不能重寫歷史；古人沒有那樣的想。說到以色列，其原則就是“神權政治”——不是作為後來帶有成見的惡名，實則是“神棍政治”；其設想是完美的，由真神掌權統治。神的創造與護理，原是完美的。

神權政治不是人假藉神的名義，實現自己的想法。

“耶和華是審判我們的；耶和華是給我們設律法的；耶和華是我們的王。祂必拯救我們。”（賽三三:22）

照近代的說法，是三權集中，或三權合一。我們既是神所拯救，所買贖的，祂在我們身上，就有一切的權柄提倡人權，而實為政客假藉人民爭權，不僅是荒謬，也是悖逆。

在人間世，神的子民以色列實施的，在正常狀態，還是三權分立的一先知，祭司，君王。這三方面，如何配搭，運作，制衡，是極高的藝術，按照神的設計，交織成歷史。

我們還是先來看以色列如何由統一，而二分，成為南朝北國。

### 先知亞希雅

在特別的時間點，亞希雅出現，在耶路撒冷郊外，一條鄉僻的路上。他同一個年輕人歷史性的談話，影響了南北政治。那年輕人是耶羅波安。

年紀老的先知，身上穿件新外衣。他把外衣脫下來，撕成十二片；然後，拿十片給耶羅波安——他是法蓮人一名負責為所羅門王監管工程的人，正在從事建造大業。

先知向他宣告驚人的信息：

“耶和華撕裂這國，把十個支派賜給你；為我僕人大衛的緣故，留給他兒子所羅門一個支派。因為所羅門背離我的律例典章，去崇拜偶像；我必從他兒子手中將國奪回。留給他兒子一個支派，使我立名的耶路撒冷仍然有燈光。... 我必揀選你，使你照心裏一切所願的作王治理以色列。你若聽從我一切所吩咐你的，遵行我的道，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，謹守我的律例誠命，像我僕人大衛所行的，我就與你同在，為你理堅固的家像我為大衛所立的一樣，將以色列人賜給你。我必因所羅門所行的使大衛後裔受患難，但不至於永遠。”（王上一一:31-39）

照他們當時的歷史背景，人民的職業很少流動性，君王是世襲的。年輕人聽到這信息，震驚的程度，真應該難以形容。可是這小工頭，並沒有給嚇得像蟲子蜷起來，也沒有謙卑遜謝；更沒有否認：“僕人沒有甚麼‘心裏所願的’，只想效忠領袖，完成建造工程。”他並未辯解，只是安靜的聽而領受了。他清楚知道，神應許他，將像大衛一樣的作王；要開國，也得冒受迫害的危險。現在有所羅門王在寶座上，聲威正盛，得等，好在是等到下一代，眼前先得求生再說。

所羅門不知怎地得到了情報，他雖然有智慧，但缺乏現代人的民主思想，還是有“天無二日，民無二主”的傳統意識，起意要斬草除根，免得自己的後代有麻煩。

耶羅波安只得起身，逃到了埃及，尋求政治庇護。

人民所愛戴智慧的所羅門王，終於崩逝了。但他的遺愛在民，連他從周圍各國進口的偶像，也被當作文化遺產，保留下來沿用崇拜。

消息傳到埃及。耶羅波安及時回來了。

在埃及避難的日子，他總是記得神藉先知給他的應許；作王的希望，支持着他每天的日子。只是他不像大衛思念神的約櫃，只想王的寶座！

大多數的人民擁護他，建造起示劍新都，恰是巴力毗利士崇拜的基地。耶羅波安俯順民意，推行巴力崇拜。他又從埃及進口了金牛犢宗教，也是以色列的古老文化。他把先知亞希雅的教訓，要謹守耶和華的律例，忘得一乾二淨；但不忘保衛自己的寶座。在南界和北陲，各鑄造金牛犢一座，宣稱是為了“便民”，免得他們遠程去耶路撒冷，一年三次守節。當然，他說是“恢復古制”，亞倫在曠野造來“向耶和華守節”，獻祭，代表“領你出埃及的神”（出三二：1-6）；百姓坐下吃喝，起來玩耍，歡樂又熱鬧；他為自己，沒有想到為耶和華，為神的民，這就與大衛大相徑庭。他致力進行的，卻是忌邪的神恨惡的。多少年來，多少人步他的後塵！

### 神的警告

新以色列國王耶羅波安行惡事，必然有惡果。但神還是差遣使者警告他，希望他悔改；還宣告奇妙的預言，說到三個世紀以後，猶大國約西亞王的復興事件。

以色列王不想讓人民和猶大國相同，照神的吩咐守逾越節。那是照以色列人使用的太陰曆，正月十五日，紀念神藉羔羊的血，救贖他們，引領他們出埃及。北國另定了一個新節日——中秋月正望，一年秋收完畢，慶祝努力

耕作的收穫；那也與巴力崇拜有關，因為巴力是本土管豐收的神。

有一個神人，奉耶和華的命，從猶大來到伯特利。耶羅波安正站在壇旁要燒香。神人奉耶和華的命向壇呼叫說：“壇哪！壇哪！耶和華如此說：‘大衛家裏必生一個兒子，名叫約西亞；他必將丘壇的祭司，就是在你上面燒香的，殺在你上面；人的骨頭也必燒在你上面’。”當日神人設個預兆說：“這壇，必破裂；壇上的灰，必傾撒。這是耶和華說的預兆。”（王上一三：1-3）

神人的預言，是說他的丘壇宗教，要完全傾覆。

耶羅波安吸收了許多異教迷信，成為他的思想包袱；其中包括埃及進口的君王神化。因此，他當上了祭司王，擁有極權。他哪還聽得了耶和華的聖名，和祂的律例！他哪把一個無名的神人放在眼裏。他只相信自己，一呼百應權勢無比，伸出御手作勢：“拿住他！”聲音剛落，他的手立刻枯乾了，不能夠彎回來，仿佛新完成的塑像；同時祭壇也破了，壇上的灰也傾灑滿地。

政客大都很識時務，他曉得指揮失靈不很方便；求巴力和金牛犢都沒用場。耶羅波安不得不收起王的氣勢，立刻變回人，謙卑下來，對神人說：“請為我禱告，求耶和華你神的恩典，使我的手復原。”神人不過分為難他，為耶羅波安王向神禱告；王的手就復原，像平常一樣。他知道作平常人是好事。

王恢復了，變得平易近人，對神人說：“請你同我回去享受御膳，加添心力，我也必給你賞賜。”

神人表現出順從神的命令，比王的交情更重要：“你就是把你的宮一半給我，我也不同你進去，也不在這地方吃飯喝水。因為有耶和華的話囑咐我說：‘不可在伯特利吃飯喝水，也不可從你的原路回來’。”這表明神的僕人得分別為聖，不可沾染拜偶像的污穢，惟獨認真執行神的使命。

不愧為忠信的使者！威武不能屈，富貴不能淫；可惜，未能智慧分辨，後來受人的謊言所惑，死在不該死的地方！

約在二十年以後。耶羅波安夫婦，所鍾愛，唯一成器的兒子，名叫亞比雅，人民都指望他繼承王位。不幸他染病了，病重了。

以色列有真不少先知；在伯特利，還設有一個先知職業學校。但耶羅波安知道，緊急的時候該去找誰——亞希雅。

先知不能呼之即來，得去找他。況且他也年紀太高。

老人家從不登宮廷，沒見過王后，只需要改裝，可以不被識破。至於該帶點啥禮物呢？先知不能賄買出賣神，所以不必帶重禮；而且重禮會暴露送禮人的身份。帶十個餅，幾個薄餅，一瓶蜜，普通的食物就夠了。

王要聽見實話可不容易；但真先知只有實話。

老先知眼睛已經不能看見，但心靈清明得很。還沒等客人進門，他就知道是王后駕臨，且已經有了正確的信息，夠沉重的信息，讓她回去告訴耶羅波安：“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：我從民中將你高舉，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... 你竟行惡比在你以先的更甚，為自己立了偶像，鑄了神像，惹我發怒，將我丟在背後。因此，我必使災禍臨到耶羅波安的家... 死在城中的，必並狗吃；死在田野的，必被空中的鳥吃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... 你的脚一進門你兒子就必死了。以色列衆人必為他哀哭，將他葬埋。凡屬耶羅波安的人，惟有他，得入墳墓；因為在耶羅波安的家，只有他，向耶和華以色列的神現出善行。耶和華必另立一王，治理以色列，到了日期，他必剪除耶羅波安的家。那日已經到了。耶和華必擊打以色列人。...”（一四：6-16）

信息雖然長，沒有好話；但耶羅波安的妻不難記下，因為實在嚴肅可畏。這是北國以色列開國君王的收場。

### 兄弟與仇敵

現在只說猶大和新以色列，南北分家時期的歷史。

是神的意思——在人方面看，有許多成因，醞釀已久。

一日之間，所羅門傳下來的十二分天下失其十！對於材菲智弱的繼承人，小國寡民，未必不是好事。但領袖有自知之明的到底不多。

羅波安嚙不下那口氣，下令動員了十八萬戰士，準備上陣，披挂起來，檢閱部隊，誰說不似人君，不像“英主”？

他沒有考慮，在不久前在示劍的群眾大會，人民剛拒絕他，他倉皇逃歸的羞辱。這次帶兵北伐，要光復國土，憑甚麼人家得接受他？為了爭氣去大賭一把，可曾想兄弟相殘，多少人得喪命沙場？

神願意宗教涉入政治。

但耶和華的話臨到神人示瑪雅說：“你去告訴所羅

門的兒子猶大王羅波安和住猶大，本雅憫的以色列衆人說：‘耶和華如此說：你們不可上去與你們的弟兄爭戰，各歸各家去吧！因爲這事出於我’。”衆人就聽從耶和華的話，歸回不與耶羅波安爭戰。（代下一一：2-4）

南北兩方本是以色列一家人，神說是“不可上去與弟兄爭戰”，分裂是“出於我”，爭戰就不是出於神。內戰沒打得成，事情結束的很快。幸而宗教涉入政治。五年後...

示瑪雅又來了。領袖們和記得這同一個人，不過，信息大不相同。他並不是不愛國，先知的工作可不好作—這次戰役不是以少勝多，不是敵人自相殘殺，也沒有天使了助陣，是該你們受管教了：叫你們知道，弟兄就是弟兄，敵人就是敵人；不過，神沒有消滅他們，只是叫他們在埃及手下學些功課，知道自卑，得自己經歷“服事神與服事外邦人有何分別。”（代下一二：5-12）這是似耶利米先知信息的序幕。

#### 先知與國際政治

以利亞的事奉，仿佛烈風豪雨—改革了宗教信仰，指責惡王的貪婪敗壞。似是山林修道士的以利亞，忽然被接升天去了。他的事工，由住在人間，和風細雨的以利沙緒承。

在何烈山，神交付以利亞的事工：“你回去，從曠野往大馬色去。到了那裏，就要膏哈薛作亞蘭王；又膏寧示的孫子耶戶作以色列王，並膏亞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兒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續你。”（王上一九：15-18）以利亞一生的事工，是反對巴力異教，並高舉耶和華和真理。他不避忌涉及政治，與邪惡對抗，並預先宣告亞哈家族的完全毀滅。以利亞最後的事奉，是從以色列寫的一封信，致猶大的君王約蘭，預告他的疾病與死亡的下場—行惡的結局。因此，他奉耶和華的名對當世的南北王朝，宣告了咒詛！

舊約聖經的結語，是基督道成肉身臨世，豐盛的賜福；施洗約翰作祂的先鋒：“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，到你們那裏去。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，兒女的心轉向父親，免得我來咒詛遍地。”（瑪四：5,6）

以利沙繼承了以利亞的事工，不但涉及國際政治，還以先知談兵，決勝於千里之外，被君王倚為長城。

以利沙病革將離世的時候，以色列王約阿施下來探視，居然伏在他臉上哀哭，稱他：“我父啊！我父啊！以色列的戰車馬兵啊！”先知非但是顧問，還被尊稱“國

父”，可見他涉政之深。在一生的末了，先知最後一次給以色列王建議畫策(王下一三:14-19)。這不是因先知胸有甲兵，而是靈裏有神的啓示，遺澤後世。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。

剛強而嫉惡如仇的以色列將軍耶戶，後來晉位稱王，是在先知門徒簡易非正式儀式下膏立(王下九:1-10)。竟然成爲支配南北兩王朝前途的人物。更可見神的超然和高越，遠在人間的營帳和勳爵之上。

歷史的發展，非常戲劇化。但最終達成了神的目的——使用亞蘭人和耶戶，懲治以色列，徹底剪除亞哈的邪惡家族，並徹底整肅了巴力崇拜(王下九:1—10:30)。這顯明真神的權能統管萬有。

隨着歷史圖卷的開展，更可以看見：先知以賽亞在希西家衛國戰爭中及前後的參與(賽三六:1—三九:8)。耶利米對猶大及列國使臣的預言(耶二七:2-8)。以斯拉引導猶大遺民歸回，並設立聖經教育(拉七:11-27 尼八:1-18)。

在南北二國末路，是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結事奉的時間。他們都和人民同受苦，日子過得艱難，但因信仍有盼望。

至於置身實際政務，如：但以理，尼希米，更是不可勝紀。因爲南北二國的以色列人，都以敬畏神，愛國爲己任。

吉朋(Edward Gibbon, 1737-1794)說：“在羅馬世界盛行不同的敬拜；人民認爲同樣的真實，哲學家認爲同樣的虛假，執政者認爲同樣的有用。如此，容忍不僅產生互相放任，更有宗教的協和。”這是從政治看宗教。

戲劇文學裏，英雄主角會有基本的缺失，成爲構成其悲劇的因素，叫 *hamartia*，就是聖經所說：“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。”(羅三:23)其主要意義是“射不中的”。這種缺失或偏差，使人的決擇和行動，不能合宜——得罪神，虧負人。如果施之於政治決策，影響就更惡劣，也更深遠。因此，作爲領袖的，必須先有屬靈的生命，遵行神的旨意，才是國家之福。

不論甚麼麟筆，寫不出聖經。“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於教訓，督責，使人歸正，教導人學義，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預備行各樣的善事。”(提後三:16, 17)

這是“史鑑”的目的——正是南北春秋大義。

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